

◎叢昕滋

巴士上

小說組評審獎作品



叢昕滋



作者簡介

新北市永和人，曾就讀於輔仁大學景觀設計系，於高中三年級時開始接觸小說寫作，直到大學四年級時才將寫作視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受最深影響的作家分別是邱妙津、太宰治與 Franz Kafka。

得獎感言

我在就讀研究所的兩年間不停閱讀、寫作與投稿，參加數十次文學獎徵稿，其中有幾次進入決選但未得到名次。如今〈巴士上〉這篇短篇小說能獲得打狗鳳邑文學獎評審團的青睞，這是之前我從未得到過的肯定，意義重大，在此鄭重感謝高雄文化局與參與打狗鳳邑文學獎的所有人員。我會繼續秉持初衷，在創作文學的過程中誠實地面對自己，繼續思考與發現。希望能在有生之年不停地寫作。

巴士上

叢昕滋



我們要離開高雄了。本來一個小時前還與黃艾艾吃著午餐，沒想到說了幾句無關緊要的談話、簡短的約定，加上一趟計程車的時間，我們已站在巴士轉運站。預計再過十五分鐘就會在高速公路上疾駛吧。

香子拉著我的手臂，將頭靠在我的肩膀上。她喜歡做這個動作。每當她這麼做都讓我想起小野洋子依偎在約翰藍儂身上的模樣，彷彿木吉他的聲響會隨之響起。我們就這樣子排在四、五個人之後，準備上車，看著一旁的站務人員將沉重的行李一一甩進車側的車廂。我與香子各自背著背包，直接帶上車就好。

走上巴士的小階梯，撲鼻而來的是積年累月的嘔吐味，還有人造皮革的塑膠氣味。我皺了眉頭，那味道立即對我的腦部產生影響，好像被人推了一把，搖搖晃晃。我默默

祈禱自己會習慣這味道，也希望這旅程不要有任何一個人嘔吐。

找到座位後我讓香子先坐進靠窗的位子，隨後坐在她的旁邊。這個時候天色還很明亮，車內也是。香子靠在厚實且寬廣的椅背上，靜靜地看著窗外的風景。車子走走停停，從市區開上人煙稀少的大路，不久後車身一陣傾斜上了高速公路，路旁隆起的山坡盛滿了乾燥的綠意。約莫五分鐘，香子回過頭來拿起背包，從最前方的夾層取出一粒皮膚色的藥丸。

「妳現在就要吃嗎？到臺北最短也要六個小時喔。」我提醒她。

香子沒搭理，逕自將藥丸壓在舌頭下面靠近根部的地方，我也沒太在意繼續看著椅背上的電視。香子又挽起我的手臂，頭靠在肩膀上閉起眼睛，我摸了摸她的頭，在上面親吻一下。

看著眼前播放的外文電影，我心裡卻牽掛著另一件事。我想著在我還沒認識香子之前與黃艾艾那群朋友的事。下次再見面就不知道是什麼時候了，可能是某人的結婚典禮？我猜想。然後等大家都結完婚後會更難聚首吧。那時候艾艾是否還是一樣一下班就宅在家裡呢？這樣不出門又不愛洗澡的她能認識新的男生嗎？能找個男人照顧她嗎？如果她就這樣變老了怎麼辦？我實在難以想像艾艾在幾年後變成老處女的樣子，不知那時

她是否還能那麼善良，跟現在的她一樣，一直希望做對的事情。

「妳這樣子會把好的男生都嚇跑。」我故作無奈的樣子勸說過。

「唉呦，我現在幾乎每天都有洗澡了。」她回我，好像要撒嬌起來的樣子。

即使是愛逞強的她遇到這樣的問題也強硬不起來。尤其在我面前，偶爾，她對於愛情的柔軟傷口就乾脆地暴露出來。可能是我對她特別溫柔的關係吧。在這個世界上對她溫柔的人實在不多，如同我一生中如她對我這麼溫柔的人也不多。但是我總覺得命運對她的殘酷更勝於我，她自己似乎也明白這一點。

剛剛的飯局是香子第一次與艾艾見面。情況跟我想像的差不多，雖然香子知道我與艾艾曾經交往過，但是她並不討厭艾艾。在吃飯的過程中輕鬆地聊著我們之前在學校的生活，甚至還聊了香子與艾艾曾經共同喜歡過的我的朋友，三個人一起說了他的糗事。

香子暫時是不會醒了，她已到達一處我沒看過的世界。我又轉過去摸了摸她的頭，發現手臂有點發麻，所以稍微挪動一下，再親吻她柔軟的臉，一邊幫她把掉在臉上的頭髮撥到耳後。

「能跟香子在一起的我，真的很幸福啊。」

我這樣想著，接著迷迷糊糊地睡去。

眼前出現一長串矇矓的紅色跑馬燈，上面寫著「現在時間 15：18」，之後又提醒乘客講行動電話時要輕聲細語。我醒了，我猜想是被一旁呼嘯而過的聯結車所吵醒。一連三臺聯結車發出巨大低沉的吼聲，使整臺巴士的車體顫抖著。我看看香子，不出所料，她還在睡，那藥丸一定是個了不起的東西。

此時埋藏於靠墊裡的電視喇叭發出了細微的聲音，我才想起來外文電影還在繼續播放著。我觸碰一下黑暗的螢幕，閃爍了一下，它緩緩亮起，約莫過了兩秒鐘，我才使自己確信現在正播放的東西。我自己就出現在這約八吋大的螢幕裡，看著自己坐在巴士的沙發上，對著前方的椅背猛瞧，而一旁的香子頭撇向一邊，輕柔地睡著。我抬起頭來往攝影機有可能在的位置望去，卻沒有發現類似鏡頭的東西，只有方才那道跑馬燈，紅色的 15：20 跑了過去。

那攝影的角度非常高明，可以看到大部分乘客的面貌，就連嬌小的香子的臉都看得很清楚。我先尋找著有沒有其他乘客也注意到我們上了電視。螢幕裡只有我一人專注地看著電視，大部分的人都閉著眼睛。一名年輕的女性正滑著手機；兩位中年男女看著窗外的風景，一副百無聊賴的模樣；還有一位年約三十的女子樂呵呵地看著螢幕，或許她

正看著某部喜劇電影。

我從背包裡翻出古早味十足的口紅糖，緊張兮兮地吸著。這原本是我為了避免暈車而準備的，從小到大都是如此。我為了確認那名女子是否也與我看著同樣的畫面，故意大力且快速吸吮著糖果，看能不能吸引她的注意。我看著跑馬燈的方向，認定那裡藏著鏡頭，來回抽動嘴裡的口紅糖數次，幾乎就要發出噗滋噗滋的聲音。

「請注意車內衛生，給其他乘客一趟舒適的旅程。」跑馬燈跑過。

我回過身來看看小螢幕，那女子不笑了，一臉淡然，感覺是電影劇情還在鋪陳下一次笑料前的平淡。我想像著當時在螢幕裡的我，對著鏡頭猛吸糖果的模樣，可能滿狼狽的，幸好沒有人看到。

車子右後方的男人在睡夢中輾轉起來，他緊皺著眉頭，一副不願睜開眼的樣子。不過一會他開始劇烈地咳嗽，連厚實的座椅也前後搖動著。我反射性地屏著氣，不想吸入他咳出來的飛沫。有幾個原本也在睡覺的人竄動著，就在那男子的前方一名穿著羽絨衣的少女打了個大哈欠，一邊四處張望，試著找出把她吵醒的罪魁禍首，殊不知她在那之前吸了一大口飛沫。我為此打了一個寒顫。接著那男人繼續大肆咳嗽，那少女才曖昧地摀住口鼻。

我為香子拉上她的圍巾掩在鼻子上，希望這能抵擋住可能存在的傳染物質。她就如孩子一般安然無恙地沉睡，我忍不住在她柔軟的臉頰上親了一下。隨即我又想起我現在可在上電視，有點不好意思地回過身子，看著小螢幕，不知道有沒有人看見我親了香子。

「16：58」天色明顯地變暗了，這個季節就是這樣，有一種白天被剝奪的感覺。我想：

「我才剛吃完午飯上車不是嗎？怎麼現在就要天黑了昵？」

香子持續地沉睡使我感到無聊，連小電視裡的那些人也不讓我感興趣了。加上那一直咳嗽的中年大叔，我逐漸煩躁起來。我向窗戶，窗前的礦泉水搖晃得比車子還劇烈，窗外則是一塊塊幾何形的田地，只有其中幾塊有灌水呈現墨綠色的樣子，在更遠的地方是一片灰白，沒有任何一座山。

「該不會還在嘉南平原吧？我們已經開了那麼久。」

我拿起手機開了衛星定位，藍色的小圓點正極度緩慢地從雲林的邊界進入臺中。我鬆了一口氣，至少不是在嘉義。

現在想一想，大學時期與艾艾東西南北跑了臺灣好多地方。現在畢了業，我則帶著香子去找她，說來有些不可思議。

「妳回高雄會好點吧？」

「嗯，會啊。畢竟他也在高雄嘛。」

那個「他」是我們共同的朋友。艾艾還與我交往時我就知道，除了「他」艾艾沒有愛過其他人；即使只是單方面的，她還是愛他，就如我一樣愛著艾艾。我們並不像情侶，大夥都看得出來，不過都避免對於這事說出多餘的話。我黏答答地跟在她身邊，幾乎徹底依賴她，就像小孩子耍賴一樣，因為自己知道得不到她所以乾脆放開心胡鬧。她並不排斥這樣，溫柔對待這樣的我。我想，她或許是需要我的，需要有一個待在她身邊、同樣溫柔待她的人。而我也剛好樂於當這樣的角色。「只要跟她在一起就很開心。如果能夠一直在一起就好了。」當時的我只有這麼想，未來會怎麼發展我完全不在意。

大四那年，我們在臺中租了車子開進中橫公路，在常常發生土石流的谷關住上兩夜。第一晚由於我喝了太多酒，渾身上下散發洗不掉的酒臭，艾艾不願與我同寢，只好和幾個一樣臭的男生窩在一房睡。到了第二天，艾艾似乎為了補償我而時時不離我的身邊。我們一起吃昂貴的鱈龍魚，又吃了炸山蘇，牽著手走過吊橋，停在中央看著腳下川

流不息的溪水。

之後我站在女更衣室的門口等她換完泳裝。那是我看過她穿最少的一次，她比我想像中還要豐滿許多。我想我當時在無法自持的情況下盯著她的胸部許久，就算如此她也沒有露出不悅的表情，還是很溫柔地將我牽向SPA池。

我們躺在冒出無數泡泡的塑膠床上，看著陰雨綿綿的天空，偶爾細雨會滴入眼睛。如果這個時候整片地表滑動，連帶飯店、游泳池、我與艾艾，全部墜入河谷裡好像也不錯。

一旁艾艾那豐滿的胸部還隨著泡泡的撞擊而震動著，看起來非常柔軟。而我，想在泡泡停止之前忘情地凝視著蒼白的天空。

巴士若無其事地轉換至外車道，聽到右轉燈的答答聲，在引道上轉了一大圈下了高速公路。我趕緊搖醒香子，想說要把握這次上廁所的機會。

香子跟以往一樣像是死了，如一具鬆散的人偶。還記得第一次看到她這樣時差點叫了救護車，然後我們就會以非法持有毒品的罪名遭到起訴。

我習以為常地先用大拇指與食指將香子的眼皮撐開，預計持續大約三分鐘的時間香

子就能被召喚回來。我注視著她的臉，她上吊眼的樣子挺嚇人的，就像日本鬼片裡會出現的鬼的表情，如果在做愛的時候看到這張臉一定怎麼樣都硬不起來吧。我用空閒的手觸碰變黑的螢幕，隨後又出現拍攝乘客的畫面。看到裡面的我歪著身子抬著手，一旁的香子翻著大白眼還張著嘴，不禁讓我笑出聲來。

車子在小鎮中開了一陣子。幾乎所有的建築物都沒有超過五樓高，屋齡看起來都有三、四十年歷史，所經過的商店只有一家機車行，與一間停止經營的小餐館。路上人煙稀少，沒有半臺小客車，只有寥寥無幾的行人與機車騎士。如果沒有這次機會，我想我一輩子也不會來到這不知名的小鎮。

香子用幾乎感覺不到的力氣觸碰了我的手，在她被掀起的眼皮底下一雙露出大片眼白的眸子瞪著我，我趕緊鬆了手。

「臭壞蛋。」罵完我之後又撲向我懷裡，想要繼續賴床。

我鬆了口氣。香子還有足夠的意識罵我，等等她應該能靠自己上廁所。

車子停止後還是不停發出嗡嗡嗡嗡的引擎聲，好像在催促我們快去快回。香子在包包裡找上廁所要用的面紙，翻找一陣，幾乎所有乘客都下了車，我們走在最後。香子搖搖晃晃地走在我前面。

「一個人上廁所沒問題嗎？」

她抬頭看我：「我又不是小孩子了！倖究咁得斯叻（沒問題喔）。」

預計在一個小時以內天空就會完全變黑吧。如果是晴天的話，天色交界的那一刻，會是天空最美的時候。

在上完廁所後，我跟香子進入一家看起來有五十年歷史的雜貨店，店門口還掛著生鏽的菸酒牌子，跟我小時候看到的一模一樣。店裡的空間比預期的大上許多，一個老人坐在靠近入口的地方，手撐在櫃子上看著電視。

「買些可以當晚餐的東西吧，應該還要再坐三個小時的車。」

香子在選擇不多的貨架上拿起了菜圃餅，這種紅色的包裝跟我在小學福祉社看到的一樣，打開後會竄一股白蘿蔔的味道。沒想到過了那麼多年它還依然被生產製造，真是不可思議。我也拿了兩包乖乖抱在懷裡，走到飲料櫃前面要挑選飲料。發現原本在看喜劇電影那個女人也在挑著飲料，口中含著跟我一樣的葡萄口味口紅糖，用手抽出來又搓進去，發出了細微撲滋撲滋的聲音。一股熱流順著我的脖子蔓延到耳後，我的直覺告訴我那口紅糖正是我原本在吃的那條，她在車子裡偷了它，然後故意吃給我看。

「她果然看到了車上的錄影，而且還邊看邊笑！」我心想。

「怎麼了嗎？」香子問。

「嗯，沒什麼。」我搖搖頭。

那女子轉過頭看著我們，嘴裡還含著口紅糖，嘴唇嘟起來包覆在糖果外面，那一瞬間我真的好想一拳打凹她的臉。

「有什麼想喝的嗎？」

「奈奈子橘子汁。」

「這邊應該沒有這種東西吧，而且那個東西還有在生產嗎？好像有一、兩年沒看過了。」

那女子離開了飲料櫃前面，我用餘光追隨著她，接著她走出雜貨店。

最後香子拿起了阿薩姆奶茶，我也拿了一瓶一樣的。

「你晚上不是不喝茶嗎？」

「對啊。不過今天也不知道為什麼，忽然不想管了，晚上睡不著也是晚上的事。而且巴士上很有趣啊，睡著就太可惜了。」

香子張大圓圓的眼睛看著我。

「是不是發生了什麼事？」

我搖搖頭，然後用細小的吸管插進鋁箔包裡，開始吸吮裡面的奶茶。

天色在短短幾分鐘之內又變暗許多。一出雜貨店我不禁感到驚訝，給我一種這一整天有很多事情瞞著我的感覺。連街上的水銀燈都打開了，巴士的車燈也開著，看情況似乎只剩我們沒有上車。我拉著香子的手示意她走快一點，不過她卻不怎麼情願。在與巴士不到十公尺的距離時她完全停了下來，我回頭看著她，連坐在駕駛座的司機也看著她。

「怎麼了嗎？」

她竟暗暗地哭了起來：

「不要去那裡，那裡好可怕……」

難道是香子吃的藥物的後續作用嗎？曾經也有一次相似的狀況。我思考著要怎麼辦的同時，腦子閃過小螢幕的畫面。對啊，我們被監視著，這實在太詭異了不是嗎？還有一個變態女人會偷我的口紅糖啊！

我小聲跟她說：「好喔，我們換下一班車子。可是我們的行李還在車上，得去拿回來才行。妳先在這邊等我，我去拿。」

香子拽住我的手，說她也要一起去。

「我們要在這一站下車了。我們拿一下行李，馬上就下車。」我跟司機說。司機一臉認定我在說謊的表情，看起來非常憤怒。

「你簡直在找我麻煩！」他白了一眼。

我敷衍地跟司機賠罪一邊回座位，香子還止不住她的淚水跟在我的後面。我看著坐位上一條蓋上蓋子的口紅糖躺在那兒，再不動聲色地將它拾起，然後拿起背包。

噗嘶——一聲像是打氣筒拔出的輪胎的洩氣聲，門就這樣關上了，幾乎沒有間隙地轉換成倒車檔，開出了停車格。我猛然抬起頭來，只見見像是再度進入沉睡的乘客，還有無聲哭泣的香子。我們都還沒坐下，車子就快速地轉了大彎，出了轉運站，香子差點就要摔倒。我扶著她坐進座位，腦子裡一團混亂，一邊安撫香子。

我熟練地點開了螢幕，果真還是我們被監視的畫面。從畫面上發現那吃我口紅糖的女子正盯著我的後腦勺，我假裝不為所動繼續安撫香子。

「沒事了，沒事了……」我一遍又一遍輕撫她的腦袋瓜。

香子的抽噎稍微減緩，用手抹了抹眼淚。我稍感安心地靠回座位上，牽起她的手。

巴士不知不覺間上了高速公路，平穩加速著。因為後方的女人還是緊盯著我，在實在無法忍受之下關掉了螢幕，閉起眼睛，希望能轉換心情。

香子再度抱著我的手臂，把頭倒在我的肩上，她幽幽地說：

「以後別再去見艾艾了好不好？」

我一時思緒轉不過來，愣了片刻。

「好喔。不要擔心，沒事的。」

我到底在說什麼，連我自己都不知道，只是一味地安慰她。她也沒有反駁或是表達我敷衍她的不滿，只閉起眼睛，一動也不動。這令我感到不安，或許她正沉思著什麼，想著那沒有真實發生的事情。例如我跟艾艾在她不知情的狀況下頻繁連繫著；或是一直到現在還是聊著那些親密的話題；或是我一邊想著艾艾的裸體一邊自慰……諸如此類。

不過說實話，艾艾在我心目中並不漂亮。認識她那麼久我從來沒有想像她的裸體成功射精過，即使有一段時間我是那麼想得到她。

我又轉過身摸了摸香子的脖子：

「沒事的，沒事的。」

「你幹麼啦。」她笑了。

每次看到她笑的样子我的愛就難以停止，好想用嘴唇輕咬她那柔軟的臉頰。她把臉抬起來，嘴巴在我的嘴唇上輕輕碰了一下，輕盈到幾乎感覺不出來。

她打開一包菜圃餅，濃濃的蘿蔔味馬上撲鼻而來，我想整車都充滿了這股味道吧。巴士司機好像忽然想起了什麼事，接著把車內走道上的燈給關掉，剩下車頂兩條藍色的冷光。

◎

「如果能一直凝望那天蒼白的天空就好了。」我還是忍不住這樣想，即使我並沒有感到後悔。但事情只要美麗到某種程度，就會讓人產生這樣的想法。

我躺在艾艾的旁邊，一張單人床墊上，窗外水銀燈的光穿透窗簾的細縫在房間劃出一條曲折的線。已是接近午夜的時間，時不時就會有一臺摩托車呼嘯而過。住在學校附近的公寓就是會有這種困擾，把車子改裝成噪音機器的年輕人特別多。

我與艾艾面對面看著對方，空間中充滿幽暗的藍色。她的皮膚、衣服與我的手，眼睛所及的一切彷彿都沉在潮間帶的最底層。她沒有穿內衣，在棉質的布料上可以看見隱隱約約乳頭的形狀，感覺是很放鬆的狀態，沒有因為興奮而立起。

累積在我心中已久的疑雲正一點一滴地凝聚著，不了解為什麼艾艾容許這樣的情況發生。

或許我還沒有那麼了解艾艾，甚至沒有看清楚我們之間關係界定的歧異。這麼多日子裡我一直在迴避的東西，這一刻終於找上門來。

「嘿，妳的他要怎麼辦啊？」我想這麼問她。

但說不定真正有問題的是我，而不是被認為愛著別人卻又跟我交往的艾艾。至今我一直保持著安全距離，在她身上索取最大值的快樂，一邊維持隨時可以脫身的姿態，一邊吸吮著她給我的溫柔。以這樣的角度看，自己實在是很卑鄙啊。

艾艾稍微挪動了她的身體，把手放在更靠近我的位置。我仔細端詳她的容貌，因為沒有矯正過牙齒的關係，所以嘴巴看起來歪歪的，在某些小小的角落也有了滄桑的風貌。我想我也一樣，畢竟那麼久了，我們都過著幾乎一樣的生活，想必也頹喪了。

我環抱住她，把腿也跨在她的身上，臉貼在臉上。我感到我的溫柔如哭泣一般流瀉下來，想要將她整個包裹住。如果可以的話，很想為她鋪一床柔軟的粉紅色地毯，將她放在上面。

艾艾並不抱我，只是把身體縮成適合讓我擁抱的樣子。我聞到她耳後頭髮的洗髮乳

花香。即使她那麼不愛洗澡也還是香香的，脖子的肌膚乾爽且柔嫩，搓揉起來很舒服。我更沉靜在安穩的情緒裡頭，才發現原來艾艾給予我的最珍貴的東西就是平靜安穩，是在我跌跌撞撞的青春歲月裡一直尋找的東西。

「如果能就這樣睡著就好了。」

我是自私的，我知道。一直以來都覺得如果能在自己最滿足的狀況下結束一切，那就太好了。

艾艾用幾乎聽不見的聲音問著：

「你現在沒有勃起對不對？」或許是因為從來沒說過「勃起」這兩個字吧，所以近乎失控地大聲起來，聽起來也歪歪扭扭的。

「嗯。」

她從些微地顫抖漸變得劇烈，連床墊也跟著抖動起來。

「你這樣幾乎要毀了我！」她的臉很緊繃，咬緊一口亂牙眼淚不停地流下。

最後她轉身背對我，逕自哭泣許久。而我什麼也做不到，無法安慰她，也無法離開她，只能無用地倒在一邊，如潮間帶底層將死的魚。

幽藍的房間，好像無時無刻都在哭泣著，如同艾艾，如同我的心。



「18：49」

吃完菜圓餅之後香子又睡著了，這次她沒有抱著我的手，而是把嬌小的身體縮在沙發的凹處。

我本來也昏昏欲睡的，不過前方的小螢幕不知被誰點開了，居然亮了起來。在昏暗的車體中，我被那刺眼光線撥開了眼睛。坐在我後方兩排的一位男子站了起來，我眯著眼注意他的行動。他並沒有往我這邊看，低著頭走向車體中段的樓梯，打開小門然後關上，接著整臺車充斥著像是蜂蜜腐敗的尿騷味。

我在心裡咒罵了幾句，一邊把香子的圍巾再拉到臉上，希望尿味的分子不要進入她的肺部。

其他乘客的臉也做了幾個怪異的表情。吃口紅糖的女人好像逮到機會似的，又開始盯著我的後腦勺，嘴角向下著，以一種很放鬆的表情。我不以為意轉頭看往窗外，車子正好進入隧道，無數的黃燈掃過，車內也明亮起來。

「靠！怎麼會有人拉屎啊！」司機從駕駛座大吼。

的確是個混帳王八蛋！不過我實在不想附和司機，連在心裡附和都不想。現在空調正呼呼地吐出有屎味的空氣，好像無限供應一般，一點也不吝嗇。我逼不得已伸手將出氣孔關閉，以免沾有屎味的氣直接落在我們頭上。

「他媽的是有看到馬桶喔？這車上是有馬桶喔？」司機又從我們看不到的地方大吼。

我很驚訝於他所說的，如果他的話屬實，那男的屎尿不就是拉在下方的車廂上嗎？一坨屎直接躺在原本可以放行李的地方？我實在忍不住又打了個寒顫。我努力讓自己不再想關於屎的事情，把臉埋在領口裡面，呆望著前方的小螢幕。在腦中努力想一些聞起來很香的東西，像是茄汁肉醬焗飯，或是烤牛排之類的餐點。

「是雞耶！」香子很用力地將我搖醒，然後指向窗外。

我從睡夢中驚醒，沒想到我竟不知不覺地睡著了，剛剛似乎正進行著重要的夢。

我看著眼前一輛巨大的貨車與我們並列行駛著，它的貨艙堆疊近百箱的雞籠，裡面塞滿了暗紅色的雞。每隻雞都瞪著大眼，靈活地扭動脖子，牠們身上的羽毛因風而顫動

著。

「為什麼這些雞要看著我們啊？」我問。

那些雞的眼圈上長著一顆顆的雞皮疙瘩，還有一些參差的毛髮。

「真的耶！牠們都在看我們！好噁心喔！」

香子對雞作了像是凶惡的狗的表情，但是雞群無動於衷，繼續盯著我們一邊晃動脖子。

「老天爺，就連雞都要監視我們！」

我對香子說明我們現在的情況。香子撲在我身上，看著我前方的小螢幕，又飛快地點開了自己前方的螢幕。果真也是我們被監視的畫面。她倒吸一口氣，然後看向我。

「就跟你說不要上這臺車了！」她怒道。

「沒辦法啊，我們的東西都還在車上。」

「就說不要去找黃艾艾的！我打從一開始就不太願意！」

「妳現在提這個也不是辦法啊！」我用充滿氣聲的說話方式說著，怕被其他乘客聽到。

香子把螢幕給關掉，一個人生著悶氣。隨之又拿起她的背包。我看著她，在最大的

夾層中翻找著什麼，之後她又拿起了某種藥物。

「妳真的夠了！」

我用力地抓住她的手腕，奪去了藥包，在那一瞬間她在我的腹部用力地毆打一拳。我一時半晌沒法呼吸，也說不出話，肚子裡有一種變成糰糊的感覺，器官好像變成軟趴趴的油脂，在體內流動著。

她把身子往下挪，用圍巾遮住口鼻，應該是不想被監視吧。我扶著肚子轉向另一側休息著。現在為了避免疼痛，連呼吸都得小心翼翼。

我陷入茫然的心境中，不知道為什麼現在會是這種情況。

對啊，原來生活還有這樣的面貌啊……我差點就忘了。例如遇到上千隻討人厭的雞；同臺巴士的乘客把屎拉在車上；口紅糖被人偷吃後，又被偷偷遞回來，不知道裡面有沒有下毒；被幽禁、監視、毆打等等。

我嘆了口氣，鬆開手中的那些藥丸，透明夾鏈袋變得皺巴巴的，而肚子還是感到隱隱作痛。我將藥丸放在香子的腿上，她並不理會，頭撇向窗外，臉被頭髮遮住。我也撇過頭，繼續療我的傷。

「20：00」紅色的跑馬燈跑過。

我想起在被香子搖起來之前到底夢見了什麼。夢中一位身影朦朧的男子從車廂中央的樓梯走了上來，就是剛剛下去拉屎的那一位。他在樓梯口停下，只露出一顆頭四處張望，接著完全來到走道上。他手中拿了一包塑膠袋包起來的東西，然後把那包東西丟進了走廊上的垃圾桶，發出了笨重的咚嚨聲。

原來根本就是可笑又渺小的夢，一點都不重要。我回頭看看走廊，也沒有垃圾桶放在那。臭味已經消散，我很仔細地吸了幾口氣慢慢分析，確定並不是因為習慣而不識其臭，看來並沒有屎一直躺在地上這一回事。

我看著走道另一邊的窗子，不知道現在正行經哪個縣市，外頭一片漆黑的大路，上方有一條橫向點著黃燈的路，上面沒有車子。路上有一家連鎖的便利商店，從高架的高速公路看過去，這藍白綠相間的商店鮮明得不可思議。

如果能下去逛一逛那便利商店就好了。吃上跟大都會一樣的零食，聽一聽流行音樂電臺或是警廣。接觸這些熟悉到不行的東西，就能讓自己安心不少。

接著，艾艾也走進了便利商店，索性打了招呼，然後走到我旁邊。我們一起在關東煮前面挑著想吃的東西，我夾了豬血糕、高麗菜捲還有菜頭；她則一如往常夾了很多魚漿製品放在紙碗內。沒辦法，她就是說不聽，愛吃這些高熱量的加工食品，甚至有一陣

子著迷於將奶精球直接喝掉。不知道以後她的身體會不會因此破爛不堪。

我們在沿街的玻璃窗前坐下，紙碗裡飄出一陣陣白色的水氣，夾帶著蘿蔔的香味。窗前那條點著橘黃色燈光的路上空蕩蕩的，路的後面似乎是一片黑暗的田地，在更後面是漆黑的防風林。在記憶中，似乎我們也一起走過類似的路，在某次長假，花東的某一處。就我跟她兩個人，走了很一段漫長荒涼且無限收斂的夜路，經過無數低窪的漆黑田地與家庭工廠。

她把關東煮醬一滴不剩地擠進碗內，再拿起三顆連成一串的魚蛋攪拌湯汁。一時間我們都沉默著。我還在想我們分手時的事情，還有那晚擁抱卻沒做愛的事。果然它們還是卡在那裡，像是皮下的一顆腫瘤，無法自行消腫也無法用力捏破它。

我將吃完的豬血糕竹籤插進菜頭裡，因為憂傷而無力駝背。老實說，我現在還是不知道那一晚我要如何回應才算正確。如果沒有勃起是不是就不應該碰她的身體呢？如果有勃起是不是就要跟她做愛呢？這些事情我怎麼想都不明白，也沒有「如果那天能夠劇烈地勃起就好了」那種想法。不過我想，最後會有這樣的結果一定是我不夠了解她的緣故，畢竟，我幾乎都在想著自己的事，一心只想浸溺於她給我的幸福之中。

「艾艾，對不起啊……」我說。

她很驚訝，轉過頭看著我。

「怎麼了？」

然後很快地，她似乎意會到我在說什麼而把頭又轉回去。她說：

「都那麼久以前的事情了，沒關係的，我也沒怪你啊。而且，在我們分手的時候你不是也說過了嗎？『對不起啊，艾艾。』像這樣子。」

我本來以為我會痛哭，讓眼淚落進碗裡，然後把剩下的關東煮變得鹹苦；不過沒有。我抬起頭與她四目相交，她的表情看起來很淡然。在她的世界裡，淡然是經歷悲傷之後才會有的產物，這我是知道的。

「你幹麼？那真的沒什麼，都過那麼久了。」

我點點頭，又問：

「艾艾，妳愛過我嗎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她聳肩。

「不過我喜歡過你喔。」

我帶點苦澀地笑了，心裡卻是滿足的。這時候才真正想哭，哭了。

「不過那也都是以前的事情啦！就跟我說的一樣，不用擔心啦，你看我們現在兩個

不是都還挺好的？不論是你還是我都還走得下去啊，甚至可以說『過得還不錯』。」

「而且現在他也在高雄，我心裡也還是默默喜歡著他。所以之前的那些事情真的過去了。我在往前走了，就算只有這樣，我也算是往前走了。」



艾艾曾經愛過我嗎？我到現在還是沒辦法有幅夠清晰的畫面來指出：「原來艾艾愛過我。」不管我多麼想知道這個答案。而且，那很重要嗎？似乎很重要。那關乎我的罪惡感；關乎我曾經某一部分失落的愛情所造成永恆的缺憾。不過這也沒辦法啊，我想所謂的 answer 根本就不存在於世界上，就算有，那也只是有人去杜撰、捏造的。艾艾說不知道，就是真的不知道。

「對不起……」

香子這麼跟我說。我有點吃驚，沒想到此時此刻有人想要跟我說出一樣的話，而且還是跟我這樣的人說。

「壞蛋。」我回她。

我把身體轉向她，手還是扶著有點痛的肚子。她拉了拉我的手，我就把身體更挨近她。她說不要生氣了，我順從地點點頭，半躺半坐地靠在她的肩膀上。

「已經到臺北了呢。」我說。

香子跟我一起看向窗外，然後一片寫著土城的綠色板子刷了過去，過不久中和的牌子也刷了過去，橘黃色的燈火也漸漸多了起來，進入大臺北都會。

巴士在市區又繞了很久，途中我牽起了香子的手。直到下車，我們把票交還給司機，垂直立體化的臺北轉運站裡點著白茫茫日光燈。我回頭望向司機的駕駛座，那裡空蕩蕩的；再看看巴士，看不出有一點點幾個小時前還在高雄的跡象，好像它本來就屬於臺北一樣。

香子拉了拉我的手，好像是說她想要上廁所吧，實在沒能聽清楚。而我的思緒，還在黑暗無垠的公路上奔馳著啊。

〈巴士上〉評語

郝譽翔

這是一篇精彩的短篇小說，作者透過一段從高雄到臺北的巴士旅程，刻畫現代年輕男女情愛中不可承受之輕盈，設計精巧，結構緊湊，讀來相當的流暢好看。尤其難能可貴的是，作者對於人物形象的塑造、對話，乃至於細節動作等等，皆有精準的掌握，可見具有一定的寫作功力。這篇小說也具有鮮明的影像感，畫面栩栩如生，讓讀者彷彿也跟隨著小說中的主角，經歷了一趟高速公路上的旅程。小說主題是青春與愛情，但卻能不流於俗套，寫出了歡樂與悲傷並存的、若有似無的曖昧與惆悵，十分耐人咀嚼。故全篇的格局雖小，卻是精緻可觀，堪稱是短篇小說的傑作。